



兴

结于2005

展
锋◎著

終

结于2005

展
锋◎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终结于 2005/展锋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 11
(新中国 60 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

ISBN 978—7—218—06543—4

I. 终… II. 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2972 号

策 划	金炳亮 钟永宁
责任编辑	余正平 李翊昕
整体设计	张竹媛
责任技编	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印 刷	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6.25
插 页	2
字 数	520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8—06543—4
定 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 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83780120 83790604】



展锋，1954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先后做过工人，杂志社和出版社小说编辑，小说组长，编辑部主任，专业作家，常务副主编，先后在深圳、珠海挂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现供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任《作品》杂志常务副主编，挂职广州市治水办，任副主任。先后出版过长篇小说《炎热的夏天》、《山阴》、《最后的玫瑰》、《最后的华尔兹》、《今生前世》；随笔散文集《何处是归程》；在各大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随笔散文若干并被转载，获得过省级奖项。《终结于2005》（上下卷）获得广东省第六届“五个一工程”文艺类图书优秀奖、第八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

《新中国 60 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林 雄

副主任：顾作义 廖红球

委 员：孙丽生 廖 琪 张建渝 吴佳联 郑广宁
金炳亮 温远辉

主 编：廖红球

副主编：孙丽生 廖 琪 张建渝 吴佳联 郑广宁
金炳亮 温远辉

编 辑：范英妍 艾 云 展 锋 严瑞昌 易小淬
钟永宁 谢海宁 余正平 黄丹宁 陈 宇

春华秋实 岁月如歌

——《新中国 60 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序

林 雄

新中国迎来 60 华诞！

60 年，波澜壮阔，江山如此多娇。在党的领导下，华夏儿女谱写了最壮丽的甲子华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展现广阔前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地处南疆的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实验田，这片热土翻天覆地的辉煌成就，恰是我们的国家沧桑巨变的一个精彩缩影。在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新形势下，南粤人民正以科学发展的新业绩向共和国生日献礼。

60 年，百花齐放，风景这边独好。经由两千年深厚底蕴的岭南文化滋养，岭南文学立足广东，面向全国，紧贴时代变迁、社会发展、民族进步，以大量优秀的作品生动展示新中国奋斗历程和宝贵经验，热情讴歌党和人民伟大实践的丰功伟绩，充分反映南粤人民精神面貌发生的可喜变化，为现代化建设事业勾勒出生动的发展图景，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岭南文学的繁荣壮大，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煌煌宝库。

在隆重、热烈、喜庆的浓厚氛围中，广东省作家协会组织编辑出版《新中国 60 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一套 31 部作品，给人民共和国奉献上一束小花，以表达广大文学工作者拳拳爱国之心。

这是岭南文学成果的一次展示。丛书收入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较具影响力或代表性的作品，当中有《三家巷》、《花城》、《香飘四季》、《月夜》、《风雨太平洋》（第一部）、《山乡风云录》、《风雨年华》、《虾球传》等脍炙人口的名家名作，有《大风起兮》、《天堂众生录》、《围龙》、《商界》、《苍天厚土》、《大江沉重》、《终结于 2005》、《中国式燃烧》、《秋露危城》（《白门柳》第二部）、《依然是你》等备受好评的精品佳作，有《南中国碣石玄武山》、《瞬间与永恒》、《落草集》、《高原苦旅》、《成长 1984》、《血脉的回想》等散文、诗歌，有《庄世平传》、《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现代化脚印》、《守护生命》等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也有《中西比较文艺学》、

《想象中的时间》、《心灵的见证》、《文学的路标——1985年后中国小说的一种读法》等文学理论、文学评论。这些作品或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洞悉社会万象的本质，或以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树立思想道德的楷模，或以民族的优良传统指引价值的取向和行为的准则，积极传递高尚的情感境界、健康的人生追求、美好的艺术情趣，真正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拓展了岭南文化的内涵。

这也是岭南文学队伍的一次检阅。入选丛书的作家，既有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享誉国内文坛的名家大家，也有在改革开放31年间取得不凡成绩的优秀作家。他们始终坚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主动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积极适应人民群众审美情趣、欣赏习惯的深刻变化，大力推进文学内容和形式的不断创新，实现题材体裁、风格手法的极大丰富，展现出了务实、开放、兼容、进取的作家风貌。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抗击“非典”疫魔期间，33名作家奔赴医务第一线采写作品，充分表现出了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血肉情深。多年来文学创作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也激发了岭南文学创作的生机和活力，创作主体的构成形成了层次多、覆盖面广的局面，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的文学作品源源涌现。

60年，激扬文字，春华秋实。《新中国60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的推出，恰逢其时。在作品征集、推荐筛选、审阅整理等环节程序上，省作协尽力做到科学周密、严谨细致，尽可能把读者公认、反响良好、最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推选出来。丛书的编辑出版，获得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重视，得到全省广大作家以及部分已故作家的亲属之大力支持。广东人民出版社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积极宣传岭南文学，如期顺利出版丛书，可喜可贺！正所谓“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芒”，31部代表性作品，基本上能够反映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岭南文学事业的发展历程和各个时期取得的可喜成就。

60年，弹指一挥，岁月如歌。继往开来，壮丽的事业呼唤优秀的作品，伟大的时代造就杰出的作家。改革的时代，变革的社会，发达的科技，火热的生活，仍将为文学创作提供广阔舞台和丰厚土壤。东方风来满眼春，期望我们的作家继续当好人民心声的代言人和时代进步的记录者，阔步迈向欣欣向荣的文学前程。

2009年8月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目录

- 1 九龙柱与九凤壁 / 001
- 2 倾情演出 / 017
- 3 我的是乜嘢 / 033
- 4 立地成佛 / 079
- 5 屁股与脑袋 / 093
- 6 八字头上一口塘 / 113
- 7 元朝的凉亭 / 139
- 8 鹰与白鹤 / 155
- 9 燕窝与鱼翅 / 171
- 10 失去土地的农民 / 185
- 11 形象问题 / 221
- 12 凄凉的挽歌 / 237
- 13 哇，死都抵了 / 259
- 14 你以为你是谁 / 275
- 15 本来就不是东西 / 295

- 16 一切权力归农会 / 315
- 17 有没有搞错，我有病 / 335
- 18 除了钱，最后还剩下什么 / 347
- 19 末代村支书 / 369
- 20 就剩我一个 / 397

1

九龙柱与九凤壁

事实上，对方只是于百忙中，很愤怒地冲我曾祖父吼了一声，把他吓得一个趔趄跌坐于地上，很不幸把脚给扭伤了，没像后来风传的，老不正经地去窥探人家的野合，让人一怒之下给打了。只要是过来人，谁都明白，都美成那样了，嘶哑着嗓门叫喊上天了，上天了，这时别说从黑暗中冒出一个拄着手杖的老人，就是冲出一个端着步枪的日本鬼子，他也绝对腾不出手去反击，即使腾得出手，那也是将好事进行到底之后。而一旦将好事进行到底了，野合之男女哪里还有胆量去打人，早卷了衣服撒腿跑得不见人影了，只有傻瓜才会与人较劲。何况曾祖父的眼睛，三年前就彻底瞎了。

而曾祖父也不是老不正经，九十八岁的人了，还有什么不正经的。那儿是他每天早晚必去之地，只是那天去得晚了点。而这晚了一点，也是有原因的。高脚可以作证，于此之前，曾祖父就是打他家里出来的，他执意要送，曾祖父执意不肯。尽管如此，高脚还是把他送到路口，看着他拄着手杖往我们家走，这才转身回屋。问题是他在回家的路上，把时间顺序搞得有点乱，还以为是按惯例吃了晚饭打家里出来，因为打高脚家出来一路往前走，是要经过我们家的，过门不入，再往前走，那确实有点像刚吃完晚饭出去散步，顺了一股惯性，很凑足地走去公园里的剑竹丛下享受晚风，很自然的清凉。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曾祖父去高脚家，就我大伯一手策划的，第二天的倾情演出征求意见，高脚并没表现出他想象中的慷慨激昂，甚至破口大骂，反说

这恐怕是大伯有生以来，干得最漂亮，最有骨气的一件事。这让他心里踏实了许多，把压在心里的那点担心抚平了。所以他才可能有这么好的兴致，不由自主地走去那儿，随后被一个极诱惑的声音，搞得自个儿跌倒于地。

如果那天不刮偏北风，在树丛里野合的男女，稍微能够控制一下，不大声地叫起来，即使一定要叫，如果能操一口纯正的，我们村的土话，恐怕也不会有后来闹出的事情。显然，时间也不合适，相对于他们，实在是过于早了点，远没到夜深人静。正是这种时间的选择，让曾祖父勃然大怒，在他想来，那对男女并没有迫切到非要于那个时候做这种事的程度，而是迫切到了非要在那个地方做这种事！而选择的时间，于他们来说，完全是经过精心算计的，知道晚了就有可能占不到位，打的就是这个时间差。

我闻讯慌忙赶去时，曾祖父躺在米兰树丛旁边，像挨了打的小孩，于黑暗中张扬双手，挥舞手杖，扯长嗓门大骂：“我丢你老母，那是我们竖起的大鸪（男性生殖器），只有我们去搞，你一介外人，怎么也敢打那样的主意！”其实，立在他身旁的不是一条大鸪，而是一根做工很精美的，高达九米，直径八十厘米的，石雕的九龙柱，其表现出的九五之尊，仅仅从凛然的五爪，就能感觉到不可一世的气派，其昂然发怒状，很像过去在小学课本里出现过的东西。

这里面自然是有故事的，而这故事又生生不息地引发了层出不穷的，诸如曾祖父让人打了那样的故事。它的起因是我们的十九世祖在一百多年前，曾经靠了山水舆图和水贝扶乩典籍的指引，用人类最原始的方式，与他的准娇妻在这儿野合，怀上了后来官至三品，做过两广提督的大人物。仅仅官大也罢了，偏偏那玩意也好生了得，妻妾七人，大红灯笼高高挂，天天晚上风光无限，光生子就十四人。于是，纷纷效仿，在长达近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效仿的人，都立志要把胜利的红旗插在山头上。

偏无法取得那样的胜利，任你使多大的力气，任你叫喊出多么高亢的声音，飘扬的红旗，怎么也插不到山头上。就有人认真总结经验，认为十九世祖太阴湿，看到后人发达了，就在自己野合的地方，立一尊送子观音，名义上是感谢观音娘娘，实则是不再让村里人去那个地方野合。按他山水舆图和水贝扶乩的选择，在他立送子观音的地方，应该是最佳的野合位置，偏离了，那就属于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瞄得再准，一发好子弹也会射偏。打不到十环，所以自此以后就再也出不了三品官，无法做到长江后浪推前浪。

在我们村，对十九世祖在那儿野合，至少流传十个以上的版本，其中当然只有一个是正确的，甚至可以说全他妈的都是后来人的胡编乱造，纯属他们自己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源于想象，还原生活，即兴创作的地摊文学，把十九世祖塑造成了充满巫气和鬼气的性爱高手。在众多的版本中，我比较倾向最不为人称道的那个，认为只有这一个比较接近生活真实。

正如我前面说的，即使是在封建社会，十九世祖也是类似现在的人民教

师，纵然谙练山水舆图、水贝扶乩，当自己尿急尿急了，褪下裤子要干那种事情，事实上也是顾及不了许多的。所以，说他事前有准确的堪舆，其实是不准确的，即使往大里说，也仅仅只是误打误中，胡乱一炮，就中了头彩。我要说的是，当他贼一样隐藏在甘蔗地里，等待愚蠢的野鸡自投罗网时，一阵如歌的水响，令他一扭头，看到了一团耀眼的白光。而闪出这团白光的不是别人，恰是不久就要由他牵入洞房的女人，以甘蔗的掩护，蹲在那儿撅起屁股撒尿。他激动了，让那一阵如歌的水响，撩拨得无以控制了，随后将好大一片甘蔗都压倒了，弄得浑身上下布满了道道血痕。

那当然是一个有点诗意的黄昏，否则机警的野鸡，也不会让他仅凭了一只网罗在网后的雌野鸡，就乖乖地钻进去任他擒拿。十九世祖的准娇妻，上那儿演奏如歌的水响，就是因为仗了如血的残阳，和甘蔗的双重掩护，像她后来的先生那样真的是尿急尿急了，一头撞进去，如同后来一头撞进罗网的野鸡，让那位外表看上去很儒雅的私塾先生，像压倒一片甘蔗那样压倒在地。

那位精神物质双丰收的私塾先生，于那个时候上那儿网罗野鸡，是为了晚上的扶乩。有人请他与神灵沟通，问问自己病重的父亲是否能够逃过眼前这一劫。他替人扶乩，向来喜欢用田野里的动物来祭祀，他认为这样更容易与神灵沟通。问题是当他装模作样地祭祀完神灵后，支起吊在架子上的木棍，指使其家属随着自己念出的咒语，手上做出动作时，出现在沙盘里的甘蔗二字，把他惊呆了，不知道刚刚不久于甘蔗地里发生的事情，如何通过他人之手画了出来！赶紧念咒，要其家属扶着架子重画，出现的三个口字，就让他像站在旁边看的人一样，耷拉着脑袋望着沙盘顿然无语。三个口，合在一起是个品字，这品字又作何解？于惊讶中，于拂之不去的隐隐羞涩中，他只交待其家属赶紧用甘蔗煮水给病人喝，匆忙收拾好一应家伙，身影一闪，便消失在夜色中了。当其家属一路追上来问：“干吗要用甘蔗煮水？”他说：“没看到那三个口字？口是做什么的，吃饭喝水！既然他吃不动甘蔗，那当然是用甘蔗煮水喂他！”其家属追上一步说：“我不是问医，我是问能不能逃过这一劫！你还没跟我解甘蔗二字哩！”他说：“一样的，甘蔗是要用口啃的，喝了用甘蔗煮的水，就能逃过眼前这一劫。”这后一句当然是他的胡说八道。却没想到这情急中的话，居然应验了，喝了甘蔗煮的水，果然逃过此劫，直至二十年后，以七十八岁的高寿，失足掉到水圳里淹死了。

如果他于那个时候能悟出三个口字，既可以作品字解，略作一些牵强，又可以作三品解，他应该第二天就忙不迭地在那块甘蔗地里，立一尊送子观音，而不是时隔三十多年之后。所以，当他把三个口字分开来解，表示男女身上，上下三张口时，那么他就与在甘蔗地上演的那一幕，暗合上了，甚至还把自己身上形如甘蔗的东西，也附会上了。一根甘蔗，三张口，男女身上能干好事的家伙就全齐了。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在洞房花烛夜，纵然激情燃烧得

像灭火一样喝光了一罐开水，却并不行周公之礼，着了火的激情，要留到第二天去到那块甘蔗地里，用一根甘蔗加上三张口，把已经压倒的甘蔗，压得更加密实，用后来人们到现场看后发出感叹的话说：“天哪，甘蔗地都让他们压出一个大坑了！”

十九世祖是在儿子官至三品后，才总结出那一整套有关野合的理论。当然，绝没有后来村里人传颂的那样粗俗。其大概意思也只是说，人和自然界的万物，都是自然之物，既然如此，那么就必须融入大自然，将天地之灵气，融为一体。尤其是地气，万万不能断绝，要像耕作一样，直接从地里获取，正如庄稼，悬于半空是长不好的。此意思的核心是，做男女之事千万不能用床，并举例说，古时的人睡觉都是随席而卧，即使帝王也概莫能外。古文的宿字，不就是表示屋里的人卧在一张席子上。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其之筵席，其实就是铺在地上的席子，并非指的酒肉，即使说的是酒肉，那也是放在席子上的酒肉，要不怎么又会称之为酒席呢！要是那时的人就使用床，会涌现那么多久为传颂的大英雄、大名人，而我们这些聪明透顶的后人，所有的工作都只是在诠释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却并不能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这当然有点牵强。但想想日本人与韩国人随席而卧的睡觉方式，感觉中正是依然保持的这种睡觉方式，才使他们的经济令世人称奇。既然睡觉都依然如此，干那种事，莫非还会像我们自己把自己悬空了，脱离地气，在床上折腾！

在他立送子观音的地方，直到一九八四年还基本维持原貌，是一片茂密的甘蔗地。那尊曾经香火很盛的送子观音，“文革”时期，曾祖父害怕被打外地来的红卫兵给毁了，伙同他的好友鱼眼，于一个月黑风高夜，挖了一个坑，埋在原址下面。他之所以如此呵护，据说他父亲就是在这个地方，随着一声畅快的呐喊，一举打中靶心，之后才有了他。他自然效仿父亲，把一声畅快的呐喊，叫得越加响亮，据说他父亲在远处，就听得狼一样双眼直冒绿光。而于这一声嘹亮的呐喊声中有了的祖父，趁夜色的掩护，仰仗刚刚请回来的一尊木雕的送子观音，打着求子的旗号，在甘蔗地里把祖母按倒于地，又是一声强有力的呐喊，把偷偷跟随而去的所有长辈，都激动得仰头大叫。于这一声强有力的呐喊声中有了的大伯，借助一副贼鸠山的嘴脸，在大喝一声李铁梅，密电码你交出来，用异样的愤怒与大伯母对上眼后，贼鸠山居然把红灯高举闪闪亮的英雄李铁梅，蹂躏于甘蔗地里，用粤剧里既高亢，又很尖利的拖腔，啊的一声，把形象并不怎么美好的龅牙孕育成功了。随后这龅牙居然于蔗田成功地炮打双灯，很傲气地成了村里另一种赶学比超的硬指标。

至于我弱智父亲，也于此地有了同样高亢的呐喊，而这之后有的我，对我后来有别于父亲的聪明，就我对文学的热爱，全归功于我父亲于那一刻，啊的一声所吸纳到的天地之灵气。当然，在曾祖父偷偷掩埋送子观音的那会儿，我父亲尚还不具备大声呐喊的本事，属于第二梯队。风头过后，再挖起时，不小

心把观音托在手里的小孩的脑袋弄掉了，事后虽用胶水粘上了，总觉得不太好，从此以后总是生女孩多过男孩，即使是男孩，也都不如父辈们壮实。几年后，由大伯母抢先一步出资三十万元，用一尊石雕的高达两米九的送子观音取而代之。那时，这片甘蔗地已经开辟成了占地二百亩的公园，在高大的送子观音面前做这等事情，自然要比老祖宗们惬意得多。

至于随后立一根九龙柱，是大伯酒醉后的畅想，也可以说是他的即兴之作，却没想到反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壮举。他那天陪北京来的学者确实是喝多了，虽喝多了，却并不表示那仅仅只是突发奇想。他摇晃着身子走在公园柔软的草皮上，此时和煦的微风向他的吹来，令他不胜陶醉，于是有了尿意，仗着夜色，掏出家伙唱山歌。在既激烈，又悠长，还有一点徐缓的响声过去之后，在打了一个极其痛快的激灵之后，他动作很大地跺着脚，对跟在身后的司机阿明说：“你一定给我记住了，我要在我站的地方，立一根又大又长，又粗又壮，像我这根家伙一样的石柱！”阿明当然以为他是在说酒话，打趣地说：“那肯定轰动，肯定头版头条！在公园里立一根书记的大鸡巴，满世界的人都会跑来看，搞不好还会有女人爬上柱子去配种！”

大伯连着做了二十四年的村支书，不出意外，今年应该就是他鞠躬下台的年份。我知道，他很愿于权力的终结前，做一件有象征意义的，能让后人永远记住的事。因为每一次换届，都有可能是他权力的终结，于是，他想做的合起来便不止一件。他仰着脖子笑了：“不对，是那种雕了龙的石柱，看去很像鸡巴的石柱！你以为我是喝了酒胡说八道啊，其实我早就想好了，立一根雕了九条龙的石柱！”他虽没明说，想效仿十九世祖，则是不言而喻的，你很儒雅地立了一尊送子观音，我干脆很粗俗地立一条大鸡！”

第二天，阿明在车里以开玩笑的方式，提到他昨天晚上的胡言乱语，他很不高兴地教训他：“怎么是酒话！你知道什么。你说，世上什么东西最厉害？鸡鸡！山会崩，地会裂，水会断，海会枯，现在连孕育了中华文明的黄河都断流了，河床上都可以开汽车。鸡鸡呢？不仅没断，反而更强大了！不立鸡鸡，我立什么？六百多年前，只有老祖宗一人空手从永德村迁来这里，一条鸡鸡闹革命，现在多少人了？两千八百多人，这还不包括远走海外，定居香港澳门的人。若是不搞计生，村里何止这个数！只要鸡鸡还在，还强劲，以后还会呈几何级数上升！”

大伯说的一条鸡鸡闹革命，指的是我们祖先仅靠一条男根的功能，把原本世代在此居住的丹姓人，全给挤跑了，并且还把村名都改了。此村六百多年前，如我们现在这样，全村人都姓丹，是丹姓人的天下，故村名为丹家荫。我们村的开山祖，在明朝洪武年间，仅靠随身携带的那根玩意，进村后，依仗耕读传家的祖训，不久就人丁兴旺，成了当地颇具影响的姬氏家族。到万历元年，仅仅二百来年的时间，丹家荫就成为了历史，丹姓人纷纷外迁，让我们十

世祖召集众乡亲协议，改名为谐和萌，意思是此村不是你们丹家，当然暂时也不好说是我们姬家，叫谐和萌应该更加冠冕堂皇。

丹家人闻讯大怒，扛了家伙跑来问罪，说：“我们虽然已不再住在村里，但村名是我们祖先命名的，你们怎么可以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就随便乱改！”十世祖说：“你们说原来村名就叫丹家荫，有何证据？”他们说：“大家都这么叫，你们不也这么叫吗！”十世祖说：“那都是错的。过去真正的村名叫盍家荫，让你们丹姓人因为盍与丹在土话里谐音，故意篡改了。”他们问：“有何证据？”十世祖取出族谱摊开给他们看，上面的序中写道：“先师仁叔慨然有志，欲举而纒缉之，以有阻族议，未克竣事归，而盍家荫之房序次秩然，开谱了如指掌。”他们说：“这是你们家族里的人写的，不算。”

十世祖取来外姓人撰写的条幅，展开让他们看。上书：“宋季播近散岭南，人居永德近潮涘。择移胥萌早飞腾，理学贤书犹贡士。”看到他们顿然无话，十世祖说：“我们向来就不是胥家，仍叫胥家，当然不合时宜。”所谓胥家，据说是“莫肯入秦”的越人，“皆以舟楫为宅，捕鱼为生，或编篷濒水居”。见气氛有所缓和，十世祖又说：“我知道，其实你们的祖先并不仅仅是因为丹与胥谐音，才把村名改过来，实则是因为世人歧视胥家，不得已而为之。我们更名为谐和萌，取的就是各姓和谐相处，共同兴旺发达之寓意，并没有直接改为姬家萌。”说得他们无话可说，扛了家伙转身回去了。可见他们也是知书达理之人，并不鲁莽。偏被我们挤去别处落脚谋生，也可见我们祖先的本事，其那话儿条条都品质优良。

十世祖说的世人歧视疍家，有县志为证：“粤民视疍户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疍户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局踣舟中，终身不获安居之乐。”当然并不排除十世祖的巧言令色，故意为之，其用意也算是有点歹毒。

十世祖是什么人物，二十六岁，嘉靖戊辰以“春秋”中乡试十九名，也就是现在电视里常说的中举，从而一举成名，随后官至教谕、知县，并在两广和湖南多处任职，从政近半个世纪。万历四十六年，曾在村里举办了规模宏大的乡宴，纪念他中举六十周年，同时为他祝寿，成为至今仍令人怀念的，说来口水直流的绝宴。可见他之有钱，非一般人能比，否则他也不会出资创建圣学祖家塾祠，并买田置渡，以供祭该祠，确切地说是供后人就读，使后代受其庇荫，再白丁也懂得看一般的契约书信。十世祖至七十九岁才谢政归田，在乡里优游十七年，夫妇齐眉，端坐而逝，享年九十六岁。

于是，大伯当然会觉得世上只有男人的那话儿最厉害，它既可灭村，又可兴村，什么玩意能与之相比！但是，那样的话对外人是不能说的，传出去了不仅不好听，恐怕还会招来一些麻烦。在立九龙柱之前，就连高脚村长和村委们，都不知道他究竟要干什么，只觉得在公园里立一个那样的玩意，其实也不错，以后可以成为村里的一景。在吊车把九龙柱放置在堪舆的位置时，高脚看

到大伯置办了三牲祭品，跪在地上又是烧纸，又是磕头，还以为这是在举行必要的仪式。直到看到大伯在次年的春天祭祀中，祭完了祖宗，祭完了送子观音，复又提了三牲祭品来九龙柱跟前祭祀，便觉得很不正常，再三询问，方知是那么回事。于是摸摸裤裆里的玩意，嘿嘿地以很淫邪的露齿，与众村委一致拍手叫好，随即跪倒一片，顶礼膜拜，自此以后，便年年如此。有趣的是，一直延续下来的有为之野合，从送子观音旁边移至于此了，感觉到要比在床上畅快。畅快中，仰头看看，会自我感觉顿然威武许多。

由于立九龙柱是大伯的独断专行，事先未征求意见，更没请教风水先生，事后风水先生的发难，就让大伯有点难堪。风水先生认为，旁边有一尊送子观音，你在相隔不远处立一根昂然挺立的家伙，不说别的，就高度也不协调啊！九龙柱九米高，送子观音才多高，二米九！受此压迫，送子观音还能送出子来！那么粗，那么长的家伙，莫非连送子观音也要干！光有一根男人的玩意就行了？有槌无锣不响，没有锣，光有槌又有什么用，能达到阴阳平衡吗！都说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应该也有她的功劳！

依然是在一个喝了酒的夜晚，大伯踉跄着脚步走在公园如毯的草地上，习习的凉风，令他有了要唱山歌的欲望。这是他的地盘，他想怎样，没人干涉，但在九龙柱跟前，是不好随意乱唱山歌的。走至小山坡的背面，掏出那话儿，正要一展歌喉，忽见不远处的树丛里有白光乱闪，定睛一看，原来是有人在哪儿野合。于是，重重地咳了一声，不料树丛里的人却压低嗓门不耐烦地说：“你又来了，我说了别急就别急，就一会儿，还有几下就好了。”

这令他很奇怪，扭头四顾，遂发现小山坡下的草地上，还坐有搂抱成一团的男女，其模样看上去很像工厂刚下班的工人，复又看看那块地方，这才发现妙处。心想，过去只是听说，今天算是真正长见识了，原来还真的打工仔上这儿来野合。不忍心惊动，把那话儿塞回去，悄悄转去别处。结果山歌没唱成，望着屹立的九龙柱，反让他有点伤感，别说村里人，就外来的打工仔都在他身边真刀真枪地实干，唯有他既孤独，又寂寞地直挺挺地立在那儿，既眼馋，又耳馋，还嘴馋，甚至还心痒难耐，久了不生出病来才怪。以己度人，兀地打心底深处生出了几分忧伤，觉得如若能替他引来九凤，岂不快哉！

于是双脚一跺，就在离九龙柱的不远处，一块平缓的坡地上，立了一扇造价二百万元，用宜兴紫砂烧制的，以泥表示土地的，长四十六米、高六米的九凤壁。其长度比号称天下第一的大同九龙壁，还要长半米，俨然有唯我独尊的派头。尽管他也知道，世上绝没有九凤之说，如此显赫地立一扇九凤壁，未免会让人感到唐突。然而，他的旨意是既有槌，又有锣，顺便让那话儿在需要时，也能痛痛快快地就地解决，好好地畅快一番。哪会在意他人就此说三道四。再过一百年，谁能说不是重要文物！

问题是公园的设计者大为恼火，很愤怒地找到大伯，几乎是以横眉竖目的



表情说：“你看看，这成何体统！虽不伦不类，为了求子，为了繁衍，立一座送子观音倒也罢了，种些竹木好好挡一挡，把拙藏住，也就算了。后来又是竖一根九龙柱，而且还竖在假山旁边，还无厘头地种了一丛剑竹！这算什么，一根又粗又大的大鸬！有在苏州园林里立这玩意的！好了，变本加厉，现在又建一扇九凤壁！我的天哪，这哪里还有一点苏州园林的意韵！”

大伯仰头哈哈大笑，用脚跺着地面对那人说：“我的天哪，你还真以为我要建一座苏州园林！我告诉你，我是以这种方式，世代代占住这块土地！这块土地对我们来说，就是送子观音，就是九条龙，九只凤！”

这就不难理解曾祖父为何会那样愤怒地出面干预，由于过于愤怒，直接导致没留神摔了一跤。尽管当时并没抓到野合的男女，是出于事后的猜测，均一致认定他们是持与我们相同的想法去那儿野合的，是想把本应属于我们的红旗，胜利地插在他们的山头上，是想把近一百多年来，我们费尽了气力都没有揽到的风光，由他独揽了！这怎么可以，搞不好几百年才出一个人物，就白白地让他人轻而易举地得去了！一怒之下，不用大伯出面，高脚于黑暗中大手一挥，就把那儿划为了军事禁区，规定军事禁区内，属皇家专用，他人不得染指。他就是把我们姬姓人氏，比喻为皇家的，诡辩说我们原来就是帝王之后，地道的周文王血统。

当高脚误以为曾祖父让人打了，很兴奋地跑来看望，让曾祖父一把拉住他的手，说多亏他没跳起脚来大骂他的长孙，这才使得他有好心情，一举破获如此大案要案，功劳并不完全属于自己，高脚其实也大大有功。说得高脚略有一点尴尬地笑了，随后大手一挥，以其作出的重要的军事决定，把自己的尴尬掩饰过去了。曾祖父那么上赶子找他，是因为他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大伯的死对头，而且还总是处于下风，对大伯有满肚子的怨气怒气，怨之狠，怒之狠时，真的会一刀把大伯给捅了。如果他对我们家正在张罗的事情跳起来反对，那么，曾祖父便觉得他的担心是正确的，偏偏在那件事上，他对大伯予以了前所未有的称颂，让曾祖父感觉到，荣誉不能自己一人独吞。理由是这些日子高脚几乎逢人就说，简直是耸人听闻地四处散布：“大家得当心了，老淮山又发癫了！他说我们要完蛋了，我们要彻底完蛋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不是，完全是他在谣言惑众，制造混乱！”

“老淮山”是大伯的外号，是村里人于不同时期对他的命名。最早的命名是“大番薯”，因为他儿时的脑袋，很像一只大番薯，尤其是剃光了头发，也是不怎么光滑，在某一处也能找到恰似打番薯里面流出的，像番薯糖一样黏黏的、黑黑的东西。其中也有暗喻他不怎么聪明的意思，因为他小时候表现得很木讷，呆头呆脑，长在脖子上的东西，差不多就是一只大番薯。

到他成为大队基干民兵连副连长时，外号成了“大枪棍”。枪棍，其实就是一截比扁担略长，两头削尖，手腕粗的竹子，功能与扁担相同。上山砍柴，